



中国当代散文诗 2017

这是一本具有特立品质的散文诗原创作品集。
编者坚持自己的散文诗立场，
每年选编一部作品集。
在散文诗界独树一帜。

主编 赵宏兴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当代散文诗

2017

主编 赵宏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散文诗·2017 / 赵宏兴主编.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068-6113-7

I . ①中… II . ①赵… III . ①散文诗—诗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0696 号

中国当代散文诗·2017

赵宏兴 主编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成晓春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113-7

定 价 48.00 元



目录

CONTENTS

梁小斌	001	梁小斌如是说（组章）
武稚	007	站在河岸上（外一章）
武稚	007	赵宏兴
武稚	014	在大青沟（外二章）
武稚	014	安琪
武稚	018	谁持彩练当空舞（组章）
武稚	026	我的内心被雨水濯亮（组章）
武稚	030	自然的馈赠
张道发	035	梁小斌如是说（组章）
张建春	035	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组章）
田晓华	038	大雨倾城（外一章）
闫文盛	040	正在沦陷的故乡
李成	044	夏之六章
李俊功	048	夜的眼（组章）
李俊功	057	落梦他乡（外二章）
武稚	062	痴迷者（六章）
武稚	074	自然令（组章）
武稚	078	悄然开放（四章）

月
录



153	149	146	142	136	131	127	123	118	113	104	099	093	088	084	王琪
凌泽泉	蔡兴乐	项丽敏	许泽夫	魏洪红子	程绿叶	姜华	冷雪	李兵印	张威	熊亮	徐泽	左右	韩嘉川	绿皮火车（组章）	
挂在树梢的乡情（四章）	露水里的故乡（五章）	下雨的日子（外二章）	醉醉乡情	一棵树，就在我的窗外（外二章）	沿着水声向上（外二章）	秋天，在乡下与植物相遇（六章）	雪与阳光（四章）	废墟花火（组章）	秋风起兮	马头琴随想（节选）	青草上的灯（组章）	活着的谎言（组章）	乡间侧记（组章）		

目 录



215	212	207	203	200	198	191	185	181	178	173	166	161	157	右手江南
杨芳	黄小霞	夏寒	欧阳冰云	刘贵高	张建军	蒋崇杰	纪洪平	文榕	马亭华	詹文格	白麟	刘向民	悲歌，英雄始终屹立（组章）	
													附庸风雅（组章）	
													天籁（外一章）	
													火车，我的远方（外一章）	
													隐去的颜容（六章）	
													月光下的女神	
													爱的手册	
													迁徙的情绪（组章）	
													天堂下的布达拉宫	
													水天一涯	
													银杏树下读李白	
													风土写意（外一章）	

梁小斌如是说（组章）

■ 梁小斌

思 想

你吃东西，怎么喜欢把嘴巴塞得满满的？

只伟岸的生物才会把吃的放到盘子里，捧在利爪前。

逃进思想王国，是我这个人节节败退的结果。思想在照耀生活之前，有如生活遍地都是杂草、乱石。

石 头

路边有一块石头，你不去搬动它，它永远会在那里，我没有产生去搬动它的打算。这时，你接到了命令，立即把石头搬走。我执意不肯搬，那块石头就与我僵持着。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石头的。石头在草丛里悄然地屹立着，我体会，石头会发现你迟迟不愿伸出手去碰它。接到搬石头的命令后，那块石头会逐渐向你走来，石头会越长越茁壮，上面布满青苔在诉说，你根本没有碰过它一次。石头进入了你的梦乡，成为那句应验的俗语：我的心像压着一块石头。石头并不永恒地保持原样，在有限的时间内，石头变为形象思维里最为狰狞的怪物，将你整个身躯压碎。

时间一到，石头仍在原处会被猛然发现，有人说：你怎么还没有动。单纯的石头能引出人的声音，无异于石头本身在说话。

诗 人

做爱结束后，瘦弱的身体反而格外在意穿戴上整洁。袜子要新，勉强套上沉重的外衣，待外衣在肩膀上落定之后，还要情不自禁地抖抖肩膀，让这沉重之物服帖地裹住身体。然后，干净的手摸摸大衣口袋，甚至口袋里的补丁也要翻出来看看，捡去补丁上的烟丝，一根都不剩。我的脚步也有些迟缓，却很讲究地要喝新泡的茶，躯体内的躁

动现在总算交代过去了。躁动很像一头在外闯荡的怪兽，因为回窝时的利爪太猛，栅栏仍然还有些摇晃。

我们经常将做爱后的满足感与虚脱的体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把肉欲的满足理解为心灵的恬静。有三分钟的时间，我在思考人生无所追求的道理，忙来忙去，都是为了安顿它，这么一个恬静。衣着整洁的人走出这扇门，不知内情的人以为你从某一高贵的殿堂而来，所以朋友说，诗人最近状态不错。

衣 着

衣服晾在阳光下，我过一会就回来，衣服却被晒干了。我不曾想过，我回来迟了，不然衣服是不会晾干的。

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的行动不会阻止衣服晒干。对于心灵而言，我们看到世间万物的过程，开始的呈现，和我们以后再去看的样子。石头在早晨是好好的，下午回来再看到时，石头已经开裂。最初的呈现如果打动了我们，我们就能听到衣服和石头在风中的呼唤。

一点不错，只有衣服在风雨来临之前的抖动，才能触动我们赶快回家去收衣服。这时，我们有回来晚了的懊恼。

年 轮

被拦腰切断的树，伐木工数着截面上的年轮，准确地告诉我它已经活了多少年。

那么，反过来可以认为，当谁指出那棵树的寿命，是对树的遗体的发言。

当谁指出某地生机勃勃的时候，那个所谓生机勃勃之地，实际上早已是一片死寂和空旷。这就是发现后面的含义，这些文字是那双砍树的手写成的。

我胆战心惊地注视着某些生态风景画，注视那些描述文字，我知道，这些美丽的生命早已不复存在。我们指出某地的溪水清澈，是因为我们的脏手被清洗干净后，而证明那是清澈。

我见过不少有关茂盛森林的文章。我预感到森林里肯定还藏着一个伐木场，我真的听到了伐木声声。青草、森林、蘑菇都在被赞美的时候，它们其实已经提前被埋葬，或者正在被数着“年轮”。一个因为劳作而气喘吁吁的声音在说：“我过一会告诉你，它们准确的年龄。”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知道那棵树的年龄，请你不要打听它。

窥 视

我躲在绿树丛后，窥见了一对情人在河边拥抱。那个男人的头在女人肩膀上扭向一边，他自然想观察一下四周有没有人。他确认没有人打扰时，头又深深地俯了下去。

这情景使我的思索无限深广。绿树和黄昏的昏暗只是掩护了我，他们的确认不如我的确认，很简单，风景参与了我的窥视行为。我预想自己的卑劣行径被人发现了，我将被展览，我身上挂着的木牌写着

我趁着黑暗在窥视别人。这时，绿树和昏暗的景色可以省略不受谴责，因为是我利用着无辜的昏暗环境。但是从根本上讲，昏暗的环境是我获得窥视机会的主要同谋，甚至是我成功的依据。那么，昏暗环境也是得像从天空揭下来的一张画皮，把它摊在地上，在我的旁边，供人参观。

当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所有情侣都认为黑暗裹住了他们，这种半生不熟的书生见解根本没有想到，此时黑暗只裹住了窥视者。

跌 跛

你找书，跌了一跤，你做这桩事，被另外一种神秘的力量所牵挂，这在哲学上是有意义的。

我并没有做好在此处跌跤的准备。我不是为此目的到书柜前，但我的整个姿态却恰恰跌跤，不然我是不会如此的。我为跌跤奠定了坚决的基础，我实际上是完成了这个动作。明明完成得很出色，但结果令我吃了一惊。

因为地板是刚拖过的，电灯也是昏暗的，拖鞋的底也是很光滑。诸多因素，使我跌跤完成了。我在结果面前找原因，我不是专门为跌跤后找原因，我找书的行动耽误了。我回过头来想，是谁在捣鬼，令我如此狼狈不堪。

我逐渐接触到了一个思维的盲点。我曾经学会走路，我从此不再去思考如何走路，世界的真实面貌为什么非要如此，似乎走路这行当我已经毕业，已经被培育成功，我走路，成为像我的呼吸那样的自

然运动。第一步，是要学会，学会后，不用再去想它。第二步，我到处找书。这时我发现，世界对于我，存在着一个阴谋，用一本书勾引着我去找，然后设法让我跌了一跤。世界不是以命令的方式要我应该如此的。

站在河岸上（外一章）

■ 赵宏兴

它们要到哪里去？

它们两手空空，眼睛一片迷茫。

它们的身上还呈现着山沟的肤色、洞穴的肤色、田野上小河的肤色……

它们的群体有多长，堤坝就筑多长。

它们从城外的河道里浩荡地流过，城内，一片楼群的高度，感到如此的胆怯。

它们要到哪里去？

它们日夜兼程。停止或者隐藏，都是危险的，离开群体只有等待死亡。

有月的夜晚，浩荡的洪水，突然间使阴沉的天空明亮。

放开，让它们走。

这些雨水，它们已割断了绳索，它们已翻越了高墙，它们在低处聚集，越涨越高。

洪水，在河道内滔滔而去，它们的姿势，是梦的境界。它们的深处，在碰撞着纠缠着粉碎着吵闹着……

一路的行程，是一组生命的排列组合。

放开，让它们走。

它们的祖先已经到达，发出的呼唤震动着它们的耳膜，它们无法停止脚步，一路狂奔着而去。

它们迁徙的路线，将经过一群狮子的领地，经过一群鳄鱼的领地，它们中必有一些同伴为此牺牲，而不能一同到达。

——那是辽阔的海洋，洪波涌起，云岛相连，鸥鸟飞翔。

——那里是一个广阔而美丽的天地，是超越生命与自由生长的空间。

洪水，淹没了我们的家园——

门前那条开着野花的小径，

河道里那个靠岸的码头，

田地里那等待收割的庄稼，

村头我与情人幽会的小树林……

在滔滔的洪水覆盖下，只有我们的眼睛能看到它们！

洪水，也浮起了一些东西——

那些被我们遮挡，但仍在阳光的缝隙里生长的东西，

那些被我们丢弃，但仍然存在的东西，

那些被我们播种后，但又遗忘的东西……

现在，它们都浮起来了，像云一样，在水面上漂过，让我们幡然醒悟！

还有在洪水中崩溃的建筑——

当初，看到它们在土地上建成，我们是如何的兴高采烈，仿佛今后所有的日子都有了依靠。

现在，它们在一夜之间崩溃，我们庆幸着自己的逃脱。

不堪回首，这些没有骨头的东西，蒙住了我们多少眼睛！

漩涡，在水面上闪现。

它美丽的线条是飞天的云袖，在轻风中起舞，凌驾它的人，在高蹈中，一路花香地升向天庭，消失在蓝天深处。

跟随一只漩涡，看它在水面上飘逸，在细雨中怀念，那个背井离乡的人，一个漂流的灵魂。

消失的漩涡，已悄然到达寂寞人的内心深处。

洪水，在雨夜从堤坝的破口，侵入树的家园。

岸，就在前面，有一棵小树已经爬了上去。如果再迈一步树林就可逃离这场灾难，但在这最后一刻，它们停止了脚步。

水在树林的头顶颈部腰间得意地涟漪着，拯救的手，背在上帝的身后。

一阵风吹来，树扶老携幼，坚强地站立着。

这是树祖祖辈辈的家园，它们扎紧了根，即使变成了鱼，也决不退让半步。

让我再一次凝视这水。

此刻，它们波平如镜，水天一色，还有光芒惊悚地拍动翅膀。

脚下的路已经中断，我站立的位置，在淼淼的水面弥漫开来。
那条遥远的地平线，在水面上刃一样的划过，没有了往日的舒畅起伏。

我看到创世纪初始，上帝在水面上行走，我游说他，站在河岸上，
仁慈地说：

——让每一滴水臣服下来，驱除内里的黑暗，赎罪行善。

——让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通途，最后到达天堂。

站在海岸边

这就是大地的边缘！

我伫立在海边，默默地遥望着，我的身后是坚硬的陆地，我的
面前是汹涌的海水，它们一样的辽阔。

我来自古老大地的深处，在一个喧哗的城市里生活，无数次，
我遥望天边，幻想着到达大地的边缘。

……那些边缘，是向上的阶梯？是向下的地宫？或是飞翔的地
毯？……

现在，站在这大地的尽头，

我看到，所有的路在这里都到了尽头。

我看到，每一条河流在这儿都找到了归宿。

我看到，大地与海水的交接处，一片片黝黑的礁石，在海浪中，
像一个个晃动的头颅。我不知道他们是想回到岸上享受阳光，还是想

到海里去遨游。

让我用手轻轻地捧起海水，这广阔的海水，该有我故乡河流的一滴吧。我童年的时候，就在地图上查到，故乡无数条小河汇成一条大河，流到长江最后到达大海。

如果有我故乡河流的一滴，那该有我父老乡亲汗水的一滴吧。他们往往在劳作后，到河里洗去身上的汗水。

让我有力地击打这海水，倾听它发出的声音，大海应当是一面鼓，它渴望有一只双手，能敲打出沸腾的声音。

让我用手轻轻地拨开这海水，我想看看它淹没了什么，我流逝的光阴是否躺在海底的一角。

让我把爱情折叠起来，寄放在海水深处，捎给那位渴望爱情的美人鱼。

大海，我能带走什么。

大海敞开着，它是那么无私。

如果能把大海带走，就能把天空也带走；

如果能使河水倒流，大海就会干涸。

大海沉默着，我不知道每个到海边的人，都会想起什么。

大海，我没有更多的奢求，我只汲取一瓶海水，带回去，放在我家六楼的阳台上，在有月的夜晚，听它喁喁私语，在起风的夜晚，听它滔天巨浪。